

辽西及周边地区辽金时期

考古发现和遗址发掘资料汇编

任仲书 主编

辽宁省重点学科建设资金暨渤海大学重点学科建设资金资助



〔渤海大学历史研究丛书〕

长江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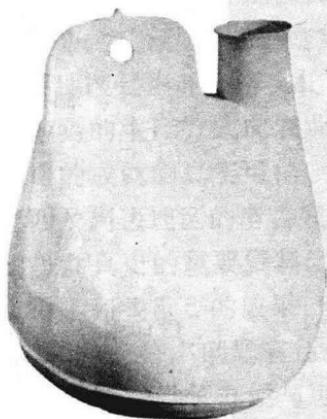
江西及周邊地區紅金剛

新石器時代江西及周邊地區紅金剛

辽宁省重点学科建设资金暨渤海大学重点学科建设资金资助

辽西及周边地区辽金时期考古发现和遗址发掘资料汇编

任仲书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西及周边地区辽金时期考古发现和遗址发掘资料汇

编/任仲书主编.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80708-598-0

I . 辽… II . 任… III . ①考古发现—辽宁省—辽金时代

②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辽宁省—辽金时代 IV . K872.31 K878.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1599 号

辽西及周边地区辽金时期考古发现和遗址发掘资料汇编

任仲书 主编

责任编辑: 奚武

装帧设计: 刘斯佳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 编: 430010

E-mail: cjpub@vip.sina.com

电 话: (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1230mm 1/32

13 印张 32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08-598-0/K · 6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　言

辽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和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朝，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契丹族与女真族的兴起、发展以及强大，都对祖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辽西地区是辽金时期，尤其是辽朝时期契丹族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继之而起的金朝女真人活动的重要地区。在这一地区，留下了契丹族及女真族活动的许多遗迹，包括城址、墓葬、窖藏、建筑及其他遗址。同时，在辽西的周边地区，包括辽宁省法库县、内蒙古赤峰市和赤峰市所辖的与辽西相邻的宁城、敖汉、奈曼、库伦以及阿鲁科尔沁旗等地；河北省的承德市、张家口市；也包括与之相近的内蒙古通辽市所辖地区，都有契丹人、女真人活动的重要遗迹。其中，宁城、敖汉、阿鲁科尔沁旗一带，更是契丹族兴起时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辽西及周边地区关于辽金时期的考古发掘就有许多令人鼓舞和振奋的重大发现。其分布之广泛，遗迹之密集；其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印证了这一地区是当时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地区，也证明了契丹族由游牧渔猎的生产方式向农业生产方式过渡与发展所经历的过程与取得的成就的真实可信，令人叹服。

辽西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与遗址发掘的重要成果，是研究辽金契丹女真史的重要资料。关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包括重要的学术专著和大量的研究论文，但依然有许多问题有待探讨。考古资料的发掘利用，正是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与可能。由于文献资料相对有限，而且

已经被人们较充分地研究和利用，相对文献资料来说，考古发掘的资料在不断地发现与发掘过程当中，总会有新的发现。而充分利用考古材料来弥补文献的不足，历来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尤其是在辽金契丹女真史的研究中显得更加重要，因为辽金时期的文献资料非常少，而考古资料却很丰富。正如从事多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的张国庆教授所言，辽金契丹女真史的研究，一是要有新的重大理论上的突破，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史学理论上的创新；二是要有充分的文献资料或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三是充分利用考古资料。这样才能有更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或重要的研究突破。因此，在今后的辽金契丹女真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研究辽金契丹女真史，除了研究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之外，人们越来越关注辽金时期的社会史、社会生活史、民族关系史、文化交流史、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与融合过程等方方面面的研究。即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内容更加细微。而这一地区的丰富的遗址遗存、墓葬窖藏等考古发掘的材料，正是为上述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在墓葬的器物与壁画中，在辽塔的建筑与雕塑中，在窖藏的实物中，在遗址的遗存中，都有上述研究所需的证明材料。可以说，辽西及周边地区考古发现与遗址发掘，充分展现了辽金时期契丹族、女真族、北方汉民族以及其它少数民族多姿多彩，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一幅幅画卷。我们仿佛听到了他们的声音，看到了他们的身影，甚至，我们可以和他们沟通。他们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值得后人骄傲。这其中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本书的编纂能为辽金契丹女真史的研究者提供方便，则是编者的最大愿望。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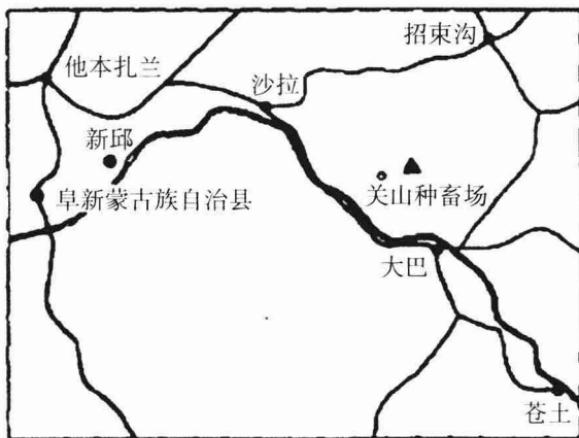
阜新辽萧和墓发掘简报	1
辽宁阜新梯子庙二、三号辽墓发掘简报	23
阜新程沟辽墓清理简报	35
辽宁彰武的三座辽墓	41
辽宁彰武县东平村辽墓发掘简报	57
朝阳沟门子辽墓清理简报	63
辽宁朝阳东五家子王坟沟辽墓清理简报	73
辽宁朝阳召都巴辽壁画墓	77
辽宁北票市瓦房沟发现一座辽墓	84
辽宁义县头台乡亮甲山辽墓清理简报	87
北镇市辽金时期遗址分布及考古发掘	92
辽宁省北宁市鲍家乡桃园村大平滩辽墓	128
锦州市及各县区辽金时期考古发现及遗址遗存	136
锦州市博物馆馆藏辽金时期文物	141
义县石幢	145
锦州地区辽塔	147
赤峰市松山区老府西山辽墓清理简报	155
宝山辽代皇族壁画墓初考	161
敖汉旗七家辽墓	167

敖汉旗下湾子辽墓清理简报	197
敖汉旗羊山 1—3 号辽墓清理简报	223
敖汉旗英风沟 7 号辽墓出土银质文具考	273
敖汉旗喇嘛沟辽代壁画墓	283
敖汉旗博物馆收藏一批辽墓木板画	295
敖汉旗出土的几方辽金元铜印	304
河北承德县房深沟发现一座辽墓	308
河北省承德县发现辽代窖藏	311
承德地区辽金时代古城址调查综述	317
内蒙库伦六、七号辽墓壁画的人物身份	327
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铭》考释	333
金代张子行墓志初探	343
近年庆陵出土辽代墓志补证	351
辽秦国太妃晋国王妃墓志考	370
辽萧义墓志考释	387
辽陈国公主家世考释	399
后记	408

阜新辽萧和墓发掘简报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0年11月,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关山种畜场王坟沟内有两座砖室墓被盗,辽宁省文化厅派人前往现场调查,调查人员从其中一座墓内发现了一合辽代墓志。2001年4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阜新市文管办、阜新县文管所对这两座墓进行发掘,同时在周邻地区进行调查和勘探,结果在王坟沟内又发现一座墓葬,在王坟沟西北面的马掌洼内发现六座墓葬。通过连续两年的工作,九座墓葬全部发掘完毕,其中王坟沟内三座墓编号为M1~M3,马掌洼内六座墓编号为M4~M9(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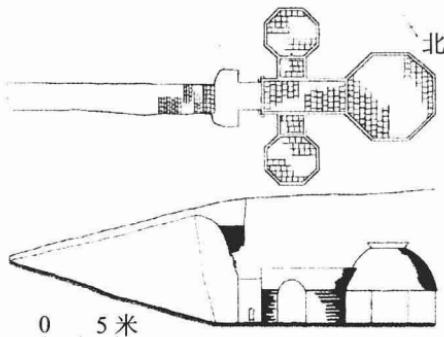
图一 墓葬位置示意图

九座墓中,M1~M3、M6、M8为单室砖墓,主室平面呈八角形。

M4、M5、M7、M9为多室墓，除M7主室、前室和左右耳室平面皆为方形外，其余三座墓主室皆八角形，耳室六角或八角形。据出土的墓志可知，九座墓皆属辽代中晚期最显赫的外戚萧和家族。本次发掘的M4即为萧和墓，它是此墓地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出土了一方墓志及40余件瓷器和铜、铁器等，墓道及墓门处有保存完好而且绘制精美的壁画。现将此墓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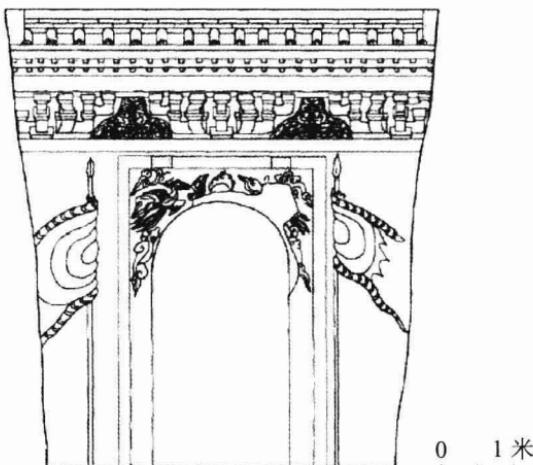
四号墓是一座砖石混筑的多室墓，全长30、宽12米，距地表最深达12米，由墓道、天井、墓门、甬道、左右耳室和主室六个部分组成。墓向120°(图二)。



图二 M4 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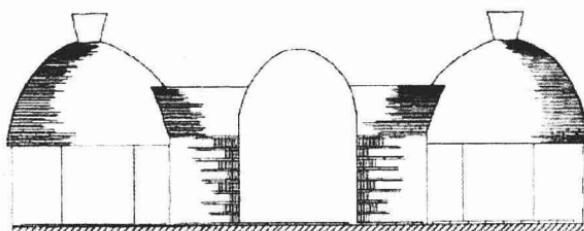
墓道为斜坡式，长15、宽约2.5米。从入口往下，上半部为斜坡土道，长11米，下半部用方砖铺砌成带棱坎的坡道，长4米。两侧壁斜立，壁面施白灰，绘有壁画。填土多为碎石，夹杂大量薄石板和少许大石块。石板、石块与墓室所用石板的质地相同，应属废弃的建筑材料。天井呈斗形，上部宽5.8、进深3.3米，底部宽4.3、进深1.6米。两侧壁面抹白灰，各绘一门神。地面铺方砖。墓门为砖雕仿木结构，通高5.6、面阔5.2米。门洞为圆拱形，宽1.65、高3.2、进深1.6米。门洞两侧及上方影作立颊和门额，门额

上砖雕两个对称的花边门簪，上为普柏枋，枋上承三朵斗，结构相同，均为单抄四铺作。即栌斗上置泥道拱、泥道慢拱、散斗，其上承正心枋；栌斗正中出华拱，上承散斗、劈竹昂式耍头、齐心斗、替木，替木上承撩檐枋；栌斗两侧出斜华拱，以上与中间相同。三朵斗拱中只有居中的补间铺作结构完整。撩檐枋上承檐椽、飞椽，椽上扣 16 垄筒瓦，瓦头为人面瓦当。正脊和两侧的垂脊用两层条砖垒成，其上扣脊筒子，无脊兽。正脊上及两侧有用条砖砌的额墙和翼墙。拱门左右上角、立颊两旁及拱眼壁内都有彩绘（图三、五）。



图三 M4 墓门正视图

门洞用三重青砖封堵，但仅保存了下半部。过洞两壁下部各有一“凸”字形小壁龛，宽 0.35、高 0.9、深 0.25 米。两壁上亦有绘画。甬道平面呈长方形，宽 2.6、进深 5.8、高 4 米。两侧立壁高 2.4 米，以上叠涩内收成券顶。地面铺砖。甬道左右两侧各有一耳室，两耳室的形制结构基本相同（图四）。



图四 耳室剖面图(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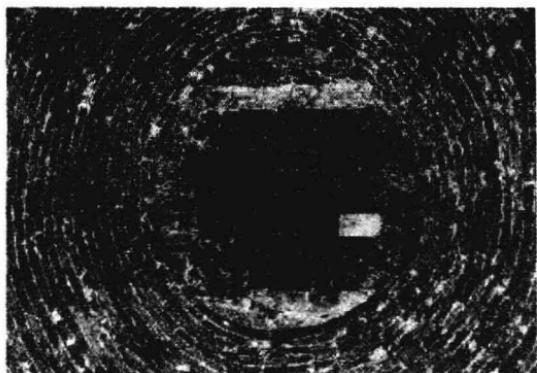


图五 M4 墓门

以北侧耳室为例：门洞为拱形，宽2、高3.15、进深1.5米。室内八角形，宽3.4、进深3.2、高4.2米。立壁用薄石板砌成，白灰勾缝，高1.8米，其上用青砖砌成，叠涩内收成穹隆顶，正中用盖顶石封顶。地面铺砖。顶部有一近年盗洞。主室八角形，宽6.4、进深6.1、高5.9米。立壁用薄石板砌成，白灰勾缝，高1.8米，以上用青砖叠涩内收成穹隆顶。顶部结构独特，不用巨石封顶，而是留出一个长2.3、宽1.9米的椭圆形洞，用青砖斜向上砌，深约40厘米，再用青砖平砌成顶，推测初建时有木板托顶(图六)。

主室、耳室、甬道及墓门过洞立壁下都有一宽20、深5厘米的沟槽，有的槽内还残留朽木，推测沟槽内原镶嵌有护墙板。主

室地面铺方砖，与甬道相接处，有一长15、宽10厘米的椭圆形排水孔。主室被严重扰乱，室内淤土达1~2米，未发现尸床、葬具及人骨。北侧耳室顶部的盗洞内发现了两根股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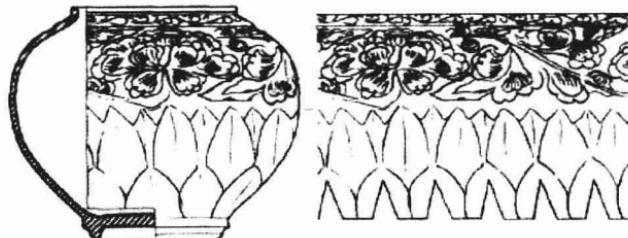
图六 主室顶部结构

二、出土遗物

墓室虽遭盗掠，但仍出土了较丰富的遗物。出土的千余枚瓷片经拼对，复原瓷器40余件，以白瓷为主，还有少量影青瓷、青瓷，器形有碗、盘、碟、罐、双系壶、研钵、器盖等。此外还出土了铜器、铁器和玻璃器等。遗物大多数出于北侧耳室内近地面砖的淤土层中。甬道中间出土一方墓志。

1. 瓷器

白瓷刻划花罐 1件(M4:1)。瓷胎细白，釉色白中泛青，内外均施釉，釉层薄而均匀，器表莹润光洁。直口，圆肩，球腹，圈足，外底较平。肩部饰一周缠枝花纹带，其下有一道较深弦纹，腹上半部饰缠枝牡丹纹，花叶共三组，花叶的轮廓采用刻花手法勾勒，叶脉、筋络采用划花手法细描，球腹下部饰上下两层仰莲瓣纹，上层刻花，下层划花。轮制，口沿内侧和足根镟削无釉。口径10.6、足径8、高16厘米(图七、十五)。



图七 白瓷刻划花罐(1/4)

白瓷印花碗 9件。大小形制及纹饰皆相同,纹饰系用同一印模翻制。M4:11,瓷胎白细,釉色洁白,通体施釉。敞口,斜直壁,圈足。足根削无釉,外壁釉下也有削痕。碗内印繁密的缠枝菊花纹,口沿下有三只小鸟和三只蝴蝶,均匀分布。花枝下有三只小猫,一只蹲在地上,另两只回头张望,形象生动可爱。碗底饰轮菊,旁边衬六瓣仰莲纹。口径16.4、底径4·4、高6厘米(图八、十六)。白瓷研钵1件(M4:2)。胎白,釉色微黄,器外施满釉,器内不施釉。敛口,斜腹,浅圈足。器内壁用两道交叉的粗划线分成四格,每格内划多重波浪纹。划线较重,便于研磨。口径13.8、足径4.8、高4.4厘米(图十:1、十八)。

白瓷小碗 2件。大小形制皆相同。M4:8,瓷胎细白,器壁轻薄,通体施釉,均匀光洁。敞口,斜弧腹,圈足。足根削无釉。口径13.6、足径4.2、高6厘米(图十:2)。

白瓷大敞口碗 4件。形制基本相同,碗内纹饰不一。M4:20,瓷胎细白,胎体表面有小坑或小突起,釉色微黄,通体施釉,外壁及底部有流釉。五曲花式口,斜直壁较深,圈足,足根削无。碗内口沿下饰两道弦纹,内饰一周云纹,碗底饰缠枝牡丹花纹,皆为划花。口径25.8、足径9.2、高8.8厘米(图十:3)。M4:21,胎质细腻,胎色灰白,碗内外壁均为素面,只在碗底饰花叶纹。口径25、足径9.8、高9厘米(图十:4)。M4:23,胎质细腻,胎色灰白通体素面。口径21.5、足径7.6、高7.6厘米。

白瓷花式口碗 2件。大小形制相同,碗内底部花纹略有差别。M4:24,灰白色胎,釉微黄,通体施釉,碗内底有积釉现象。六曲花式口,深腹,圈足略外侈,足根削无釉。碗内口沿下饰两道弦纹,内饰波浪纹,碗底饰牡丹花叶纹,皆为划花。口径21.5、足径7.6、高7.6厘米(图十:5)。

白瓷盘 6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腹深浅略有差别。M4:26,瓷胎细白,胎体偶有小坑,釉色微黄,通体施釉。五曲花式口,斜直腹较深,圈足,足根削无釉。素面。盘内底可见支烧痕。口径25、足径10.2、高6.6厘米(图十:6)。M4:27,胎细白,釉微黄,内外施满釉,口沿下及外底有积釉现象。斜直腹稍浅,盘内底有小支钉痕。口径25、足径9.4、高5.4厘米(图十:7)。

白瓷花式口洗 8件。形制相同,大小不一,可分为大、小两型。M4:32,胎细白,釉微黄,通体施釉,外壁釉下可见削痕,并有零星黑斑点。十二曲花式口,弧腹,高圈足外侈,足根削,外底中心略突。外壁素面,内底较平,饰缠枝牡丹纹,划花。口径21.6、足径11.6、高6.8厘米(图十:8、十七)。M4:36,瓷胎细白,釉色灰白,通体施釉,外底有积釉,釉下可见零星的黑斑。十二曲花式口,浅腹,圈足外侈,足根有削痕,外壁素面,内底平整,饰牡丹花纹。内底上有支钉痕。口径16.8、足径8.8、高5厘米(图十:9)。

白瓷器盖 1件(M4:3)。胎细白,釉色微黄,盖外表面及盖内口沿处施釉,釉面有开片。平纽,斜直口沿。盖面径长9.4、通高4厘米(图十:10)。

青瓷花式口盘 1件(M4:5)。瓷胎红褐色,釉色暗绿,口沿处泛黄,通体施釉。六曲花式口,斜壁,圈足外侈。素面。足根削无釉。口径11.4、足径6.2、高3.6厘米(图十:11、十九)。

影青瓷浅腹碗 1件(M4:6)。瓷胎洁白细腻,釉色青白,通体施釉,釉层薄而透明,釉厚处呈青碧色。六曲花式口,小平沿,斜弧腹,浅圈足,足根尖锐。器内底部饰水草纹。器底厚重,外底上有一黄色饼状渣垫痕。口径16.8、足径5、高4.6厘米(图十:12)。

双系壶 1件(M4:4)。胎质较粗，器壁较厚，露胎处呈粉红色，釉色黄灰，浊稠，器表施半釉，下腹及足部无釉，有流釉现象。小口略侈，肩部有两个对称小桥状耳，圆腹，圈足外侈。素面。口径3、足径5.2、高14.4厘米(图十:13、二十)。

粗瓷碗 4件。形制大小相似。(M4:43)。胎质粗糙，夹杂大量砂粒，胎体较厚，露胎处为红褐色，内外皆施黄绿色釉，釉浊稠，碗内近底部刮一周无釉，露胎处宽约2厘米。外壁施半釉，腹下部及足部无釉。敞口，弧腹，圈足，外底中间突起。口径20.6、底径7、高7.4厘米(图十: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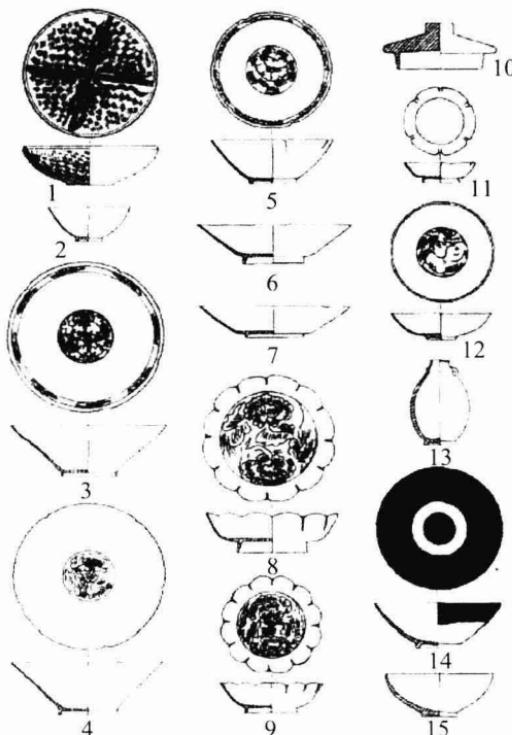
仿钧窑碗 1件(M4:41)。瓷胎致密厚重，红褐色。釉色灰绿，其中夹杂呈放射状分布的黑斑，口沿为黑黄色。内壁施满釉，外壁施釉不到底，圈足及外底无釉。釉质浊稠，釉层较厚，釉面光滑。口部微敛，弧壁，圈足，内壁弧度较大，近似尖底。从器形及釉质看，似钧窑器，但釉色与钧窑碗不同。口径17.6、足径5.8、高7.4厘米(图十:15)。



图八 白瓷印花碗(1/3)



图九 鎏金铜佛像饰片(原大)



1. 白瓷研钵(M4:2) 2. 白瓷小碗(M4:8)
 3、4. 白瓷大敞口碗(M4:20, 21) 5. 白瓷花式口碗(M4:24)
 6、7. 白瓷盘(M4:26, 27) 8、9. 白瓷花式口洗(M4:32, 36)
 10. 白瓷器盖(M4:3) 11. 青瓷花式口盘(M4:5)
 12. 影青瓷浅腹碗(M4:6) 13. 双系壶(M4:4)
 14. 粗瓷碗(M4:43) 15. 仿钧窑碗(M4:41)(1为1/5,余皆为1/8)

图十 出土瓷器

2. 铜器、铁器

鎏金铜佛像饰片 1件(M4:53)。鎏金铜片上一坐佛，盘腿坐于莲台上，左手置于左腿上，右手持手印，头、背部有光环。宽4、高4.6厘米(图九)。

鎏金铜门钉 26枚。大小形制相同。(M4:50)。钉帽圆形，